

世

芳恒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鶴 二則

羣鶴招鶴

燕巢

鳥之魚

鳥田

白鹿 三

異獸

獅象 二則

犬 七則

虎 十一則

牛

生善道

兩牧犢相衛

相牛法

牛禁 二則

猴

猫

獸之屬 十八則

龍鳳名狀 三則

龜 三則

毒食 三則

冰井魚

進鮮

蝌蚪

豕

龍 十三則

猪龍

蛇 六則

魚 五則

神魚

雜物 五則

物理 五則

揚子小品卷之三十一

鶴

湖上朱國禎輯

長樂鄧振鐸西
請子也

揚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
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
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盧其畜二鶴甚馴一劊死一哀鳴不食盧
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
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

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
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
曰若非我陳州無子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
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
悲影吊爾幸畱者當如孤山遺老共此殘年遂引
之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一鶴其後
盧歿鶴亦不食死家

羣鵲招鶴

京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
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
頃一鶴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
噪若有所訴鶴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啣
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鶴搏
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
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燄之
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世

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鷲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前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鳥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啓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

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烏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春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爲活羅

秃鶩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曆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秃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魚鳥爲之一空蓋秃鶩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桂林有烏鳳如鵲而紺碧髮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鷄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

成卽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爲犬子灰色短尾隨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海鷗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

蛟常爲害持鷗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鵠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梁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卽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鵲千百爲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爲君長居前正赤者爲五

伯正黑者爲鈴下細色雜赤者爲功曹左脇有白
點曰爲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
以爲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
唯啜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鵙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
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
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
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萱錄號碧繼翁陸龜蒙號綠禽三輔黃圖號屬
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
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爲餘其鼠爲鼯今咸陽有鳥鼠山
唐詩中徃徃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
聞梟聲成都學道署栢樹叅天上有梟巢在事者
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
無獻者貴陽用鳥鏡驚之其聲稍遠然鏡聲昔昔

不絕宦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爲殃蓋多則不足恠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雁宕山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雞賤耶

工部徐謚興化縣人畜一天鶩徐有往鶩必從之或入朝則鶩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鶩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鶩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鳥田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
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
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
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
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邃亦產此異
矣蓋天生以應世主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
通身如雪月睛周圍如片砂而瞳子如漆獻于縣
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于玉桂峰之下踰月
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
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生
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明帝時爲合浦令
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魴所築城及南山皆以
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爲尚書郎夫

白鹿稱瑞而至于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

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高七尺福鹿似驪而花文可愛靈羊

長角馬哈獸角長于身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

三尾龜

獅象

咸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儼阿里黑麻王併遣使

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

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鬣衫尾端茸毛大

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

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于海

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于萬物之情穆天子傳後

狴日行五百里爾雅後狴類麇猶食虎豹世謂白

澤後狴皆即獅子耳

豕豕類也張腹而臧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

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及見獲于胡大海太祖宥之命爲行省叅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于鮎魚口沙上明道嘗有所畜犬爲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飽沙瘞之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歿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旣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

犬號呼岸傷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
從犬足爬地果見那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
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
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
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
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歿某亦被刺落水
幸而不歿此屍卽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
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跼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
犬觸樹而歿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
出有畜犬鳴嗚啣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
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
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
書中年傳家政于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
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磔縣四門起于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
故以爲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

春氣使不爲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
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汚者
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
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隣
肉以歸隣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
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
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

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廿守糠
覈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
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
憑僕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獵徒也再世爲
秀才今爲犬後身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
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
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誤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視其人感泣遂與衆俱遁所以亟出重賞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隣人薄暮爲虎所嚙聞空中呼曰業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百餘曝朝曦補衲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婦人傍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飢當以糲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肯畱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畱笑曰去此不知

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
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雨聲如前久之
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
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
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尚
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
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
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

又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
接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彼其見人
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
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
察院升大槐枝顛耽耽下視嗥焉世厲知縣張綸
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弱削堅竹炙
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擎定一手取

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壞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時鐵鎗都折折則虎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

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楛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擗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于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旣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

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
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
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
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
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瞽瞍然命之去娥叫
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
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
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

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
與其鄰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
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
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旣畢事朱復誣
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于山舍方弗校卽更
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卽死于虎若
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采轉顧虎

突來攫其騎啞其臀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
朱以緼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
黎明凌霜過潘版橋橋布木狹而修下瞰湍流甚
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
因卽返俟明桴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
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
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
死獸亦遭阨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
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
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
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
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
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

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御刀奔至師前遂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

太祖御制文集稱

滁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闊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脇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

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焮潼取酥酪以雍酥
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
敵此疑當時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
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
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
想各邊亦當然

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

令者誅及鄰伍滉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重其罰
此機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
錢遂飽所欲有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
誘至破窰內推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
汪呼導聲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車前作訴冤狀卽
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
鞠問伏辜杖之於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

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煨燼

貓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
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
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帨
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曆初潯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王衣裙行
異之隨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
是飼豕以飯澡以泉衣綿簾毳凡十年大可比牛
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爲豕金

獸之屬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鹿爲尤
甚

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虎去月餘而
後獸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爲驗

貓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爲駮牛七尺爲犝羊六尺爲羝羖五尺爲

卷三十一
三

狔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鶡此皆就絕大而高者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馬曰鐵象

虎豹一躍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紛墮地人旣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可證飛熊之說

狔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猱猿猱每出采山核狔至莫不俯首帖服狔擇其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蹠黃髮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繫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

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
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
彝尚書傳所謂虎蝓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
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
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駝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
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驪
在蜀得一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叅周名思敬

袁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
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蕷蔬果竹萌之
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
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
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
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貓一名烏圓其目睛旦暮皆圓子午時卽斂如線

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麀無膽兔無脾鯨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
相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羣鼠
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
獲龍骨吳江史鑑爲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
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徃徃得龍骨而未識也永
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
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
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
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
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
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璫所欲以
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

吞鋪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
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盡惟
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 朝竊
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
得一鎊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
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
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
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
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
蛭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
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
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
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
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
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
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
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

漢幢小品 卷三十一 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為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為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于元兇之手瑞乃為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為奇耳然禹視如輟艇原不以為瑞也

溫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為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卽攝女屍葬于山頂蓋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奠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雷火

漢中小品 卷三十一
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
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敷
十裏而瘞之禱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
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詮慮時陽爲患奏開月
河試築記工方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
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模邗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
野龍潛伏邗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
動之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上人遊龍則
龍伏不出

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
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
蕩室廬壞禾稼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
護召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
漂浪騰水望祀河滸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
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

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凡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
衆矢並集龍遂死馬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
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隆慶壬申睢寧大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
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爲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
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
截取爲馬鞭

長阿含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爲金翅鳥所食此
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

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

晷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

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

後鸞顯政纂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

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大約養藥以

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爲帝王子族

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

死也總之自爲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

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
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爲之宣洩
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
則必有毒龍惟龍五臺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
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
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鱗魚鱗虎掌鷹爪龍

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鶴頰鴛思龍文龜背

燕頰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麀首牛尾狼頭馬

足圓蹠肉角麟之狀也有角爲虬龍無角爲螭龍

有鱗爲蛟龍有翼爲應龍鳳之青曰鶡赤曰鶡黃

曰烏白曰鶡紫曰鶡麟之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

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不

觸鳳肉啄而不啄鱧骨脆貌骨實蛟骨青鳳骨巽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

之珠在腹鼈之珠在足鱗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蝮
鼻反狼腸直鷓喙曲獾羊之角重於肉斷木之舌
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
百獸肉

神龍所經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麟之
關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
沸焉越睽殺犀疾雷及焉

猪龍

漢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齒二三寸不
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
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
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
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
此市電火往視之有一鱗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
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
言龜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汴河而上
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于
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
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卽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
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
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刑抑蛇爲水之怪物
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愆其貪婪
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樹耳使樹不折則
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
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
固可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
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
之踐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

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曆丙戌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躡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漸蛇一名褰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內脫殼為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眾覓貨郎使禁之貨郎著刃于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曆間南海有諸生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

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
飲之皆死竈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
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
疾覓蘄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晉中有人
採菌于木以爲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
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
骨在牀肉盡爲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
圍焚之煙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
首無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
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鱉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
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
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
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一人過食之入口皆
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
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
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

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

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
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
鱖魚百尾時國初法嚴衆爲危之則笑曰爾不
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
院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
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
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

令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
黠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今
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今臨頓吳
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
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
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

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
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竝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
魚是爲鮝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蓴作羹開胃益氣加
鹽暴乾食之名爲鮝土人愛重以爲益人雖產婦
在蓴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
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
色也漁人以筒測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爲頭一水
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二水方下網簇起潑以
淡水卽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于此
者蓋散子旣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
若在溟濤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
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

漢水中鱮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
槎頭鱮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
六櫓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鱮一千八百頭
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爲上蓋深潛土中
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冰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
思得鱮方盛夏不易致子釣于井得巨鱮梅溪在
井一親見又言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隘大者如山
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
出遂雨

進鮓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
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
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

七年數船止二隻 神廟三十年以進鮓粗惡奪
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
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
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下入畏雞食之生育亦
蕃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
物人傳能食白蠧至盡有李輔者經撫州金谿宿
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
室屋不意歲被白蠧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
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礎下灰上中今數年
來自蠧皆盡叩棟柱逢逢然了無一蠧存若令人
掃地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蠧必
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
名曰蠧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蓋

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況鍾被絞索千箇

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蠹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
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雷
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僊氣
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莽時
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為漢真
宗晉陶侃衣表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
黃傳

郎是第十二卷

揚州府城及歸一日遊鎮見蜂海

蜂王數之群蜂環守不土數

名似死之菴庵座焉表其村曰蜂塚親作文祭

之末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內

而飛鳴良久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

蟻類節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蠱能制蟻

松

蟻類

蘇五... 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蜥
... 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與步視
... 為前導... 三屍... 焉公有力
... 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
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蜊蚌也意傷
之瞞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
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
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
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

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闕人石楚人皆有
清名石之子有恒已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
請之調常熟父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鸛鵒之
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
菖蒲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鴟鴞
得桑椹則醉猫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
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

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
魚食巴莛則死鼠食之則肥護草忘憂合歡蠲忿
倉庚已妒鵲鷄治魘橐蜚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
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爨遇
煙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下虎坼地以筮鶴禹步鴛畫印獺祭圓
豺祭方蛇蟠向于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伏庚申
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虔鳩知來猩
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節

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脉之所在魚伯識水旱
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鵠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
之邪正鴈鵠向日而飛玄鱧向斗以遊兔恒向片
而息鵲鬣于七夕海扇見乎上巳鵲鳴羸于孟冬
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數
丸之蟲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雞當潮至而輒
鳴烏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
則行空橐駝遇癘風則埋其鼻純將風則踊蠱將
雨則鳴鵠將風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

雨鳶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生葉

食品以鷺為重故 祖制御史不許食鷺今東南大家以鷺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即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為雀鶴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千陰也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二

陳三將軍 諭賊 二則

縣令討賊 流賊 六則

振武兵變 鄖陽兵變

黃梅盜 唳賊先兆

盜儼訛傳 妖人物 二十則

假番物 丐販 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除妖

吳建

小匡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
爲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
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畝之所子
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
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
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極慘毒又劫羅繼淳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盜請賞

諭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戚來吾諭之因畱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宐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論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漢書小記 卷三十一
人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初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凶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雷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死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雷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雷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鄴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土民葉光家蓄死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甲第一。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使犯法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亾命以驍勇善射相結行劫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衆遽往旗校二人爲所殺上怒降承章爲副千戶令璽等戴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良代領其事論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臧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燦亦遣校尉王彪至苦鬪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窄室

招集亾命劉宸

卽劉六 卽劉七

劉寵 齊彥名李隆李銳

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
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
侍 上楚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叅
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
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
叅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
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
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具知鄉道杲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
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道
罪忠與永成爲之請于 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
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
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
多叅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于
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
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劔者數十人至樓下
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寵

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為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于桑園時已有 詔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即與中錫酒中 云 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 詔旨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為之與王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為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論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其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圍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為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勸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遷舫齋為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今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賊趙鏐等于市鏐卽趙風子少爲
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鏐與其
弟鏐鎬以五百人從之于河間虎歿立惠爲首惠
卽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鏐改名懷忠稱
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
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營統衆至十
二萬分掠州縣鏐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
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爲唐王
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又攻泌陽欲
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鏐
每歎曰恨不得爲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鏐翰與前
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
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
歿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
聽尋以皮製鞍鞞 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
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
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
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
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
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
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
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
晉江人鄉舉時募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
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爲吉徵變
之前數日遍體皆粟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
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
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旣以苛刻失衆心有數
士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
眷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厰何綬督府徐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
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
綬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
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
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
外誤我馬爲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
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綬
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爲爺曰發廩
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鏊呼曰幸
爲我貫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
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
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
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
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
後贖其屍殯而歸之

鄖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爲書

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
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克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䟽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
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闕操行賞哨官傷
世華云乘此肩賞近千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卽
諷軍士告加日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
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海幢小記 卷三十一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劊首凡七十餘人擁入
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
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
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
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
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
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
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
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
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
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哮喘先兆

哮喘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
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
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
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
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
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歟也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其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爲席捲起騰入雲霄迥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以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欽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

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
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
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
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
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
可勝數是年轉空

唐元和二年党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
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几箇人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
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
食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
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走作圍圍之一
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其
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鷹遶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蓆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廡之口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營謀復用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金華見人輒爲好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旣爲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官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

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干戈炒不得了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卽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馳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卽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州縣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濬等遣人械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勅獎勵于是左都李秉等奏錦永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
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迂神
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逢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
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
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
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
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
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王
甕金燈記天形圖天憐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明曆金璋紫纜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
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每天
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十傘金華蓋水鑑書照
寶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
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
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
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大
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
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
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
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木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勿名立柱兒
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內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爲貴人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
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
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
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
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
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
道仙有僞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
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
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内外交通陰謀不軌阻釀禍亂亦有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二表裏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氏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爲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一
獄鞫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 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佐者械至京并鞫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異人內旣而罷歸耻不肖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興者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略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銀至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懽呼羅拜之卽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衆銀恐事覺携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策杖從之時稱臣王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銀爲新城人所獲并得

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銀及依道爵皆斬于市滿堂有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其門諛曰當大貴于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又以照水法惑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州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爲隣縣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扁室守以童子某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亾劉遂僵仆悖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八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鳳膏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惟朋作犬登竈嗥兒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刳任氏二稚爲幻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悖未幾卒兩家亦

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僞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揆徐存齋聞之兵部楊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闕各戶多縣齟齬齟齬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墻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

漢幢小品 卷三十一
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蚩耳隆慶庚午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扶起見鱉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笥中擊之鋸牙齧人市眾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胡孝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釜張口如丹漆盤瓦紅光盈尺金日燦燦與龍舌齧曳鍊之猴滿覺術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厠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死傷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
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
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
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
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
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
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塲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
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曆
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鋪幾及船驟雨如
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
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
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

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
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
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
爲猫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
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恠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
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
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旁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
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與番僧謀發
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椀并數珠假以爲
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
前後所發墓無算主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
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
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
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

海幢小品 卷三十二
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群道遇
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
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買
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
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
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
前後殺數十人事聞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
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
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
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
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鬩丐者適械
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 孝陵上香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洵懼
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
會鞠儼傑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旨不時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網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叅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既內
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闕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敘等數人皆
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麵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
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
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
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
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
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敘已歿如
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
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
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
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

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
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滁告歸密過南中宿
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
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 宮禁中亦不得
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
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
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 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泐其說
別爲崇重 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即
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嘒祐
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
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
我 神宗皇帝與 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頌
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始通遣去僧
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
年雖 御劄親問答有 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

語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慙慙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秘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卽富翁索得怪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額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卽危坐茶至含而四噉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檝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

漢幢小品 卷三十三 二十九
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
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
徒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
將士已申文撤軍束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
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
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燕賞
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
曰子乃爲郭叅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
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
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
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
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
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
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
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 官府擾動朝野以一無
賴子曠生光償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
奉之銀時時免內臣叅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
戮于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趕逐于端門之下火
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具乃移之 朝元
矣然猶曰 乾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
切縱橫都不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適
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
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
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上妖孽不除反使之美唇
舌逞于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異
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

徒衆益多遂欲于謝屯舉事施馭兩秀才發之建
寧道行府捕焉或爲之請曰此齋徒耳何能爲遂
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
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馭令
諭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
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
尸村村有爲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
聽吾言緩而兵我釀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
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

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
望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詐以五十人投建說建
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于他
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處衆亂巡檢鄉兵適
至圍殺之投溪水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建禍
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爲誰或曰
建潘樞黨也其衆雖殲有脫而蔓藏山海間者今
福寧之秦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
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兇明君父有非臣子所忍

聞者種穀馬全十實行其教浸于閩之嘉登里倡
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
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禁人
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爲昏
夜則聚男女于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爲至有
誤認襟服者子恥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門
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
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
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
有大船迎汝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
方首之聞捕笑曰我且縛而去箠而歸耳指其傍
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
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無慮蓋自投死地
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僞千態萬狀劫運承
之聖人亦救不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
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

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于
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
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
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
急法余謂莫要于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
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穀勿輕罰民間自
然寧帖卽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
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
士大夫又如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
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
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
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
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
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尚善論事試問
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潜消此變余
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換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醜金錢甚至販鹽窩鹽典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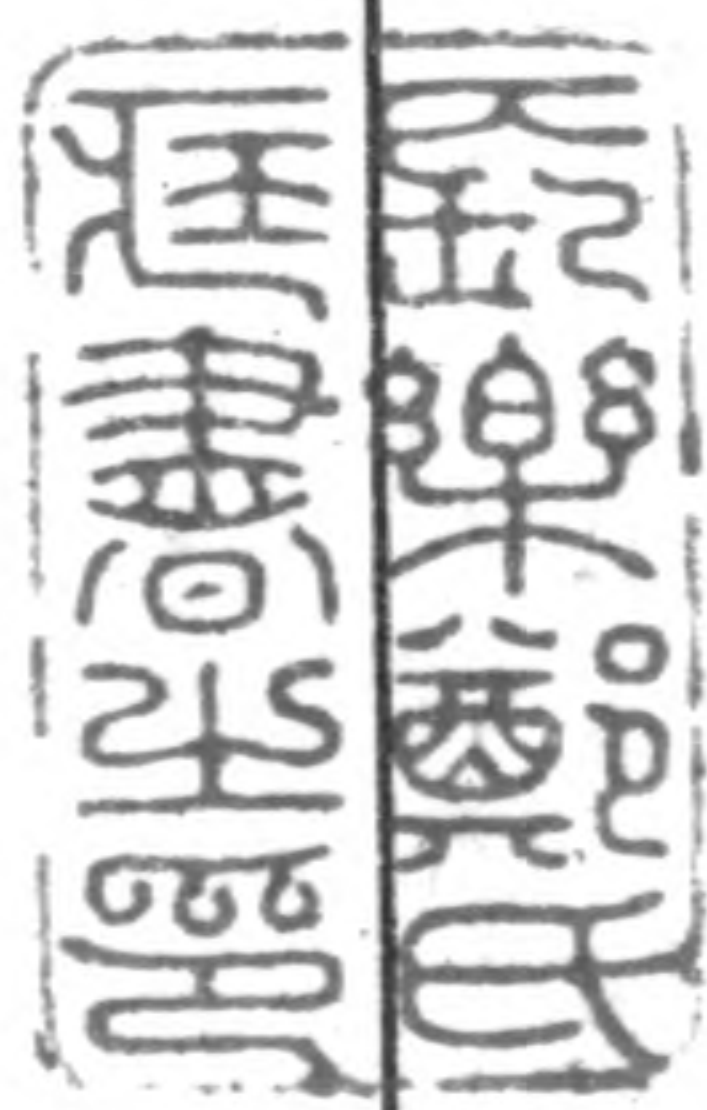
於吾掌□□又未即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攝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而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微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呼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從書中悟得既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番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換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醜金錢甚至販鹽窩鹽典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遇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於吾掌□□又未即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攝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而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傲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呼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從書中悟得既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番

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却悟於何有時
 翁方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於垣之耳謂囑
 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解要
 之一日小匡即一日太平一家一匡即一家太平
 一方小匡即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大小
 耶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終



五